# 近思錄集註

三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集註卷四

歸安茅星來撰

存養 存養謂存心養性也此與第五卷皆大學誠意正心修身功夫也而此卷則以涵養於平日者言之凡七十條西山真氏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飢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愚謂近思錄此卷

文淵閣寶

得定有下手處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至日冬至之日也關周禮司關註界上之門

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饒雙峯曰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安靜者聖人裁成之道則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贊參化育者必將無所不用其至矣　愚按上章言純一為學之要此又以善端發動處言之所以示學者操存省察之要而不可以其微而忽之者也蓋上章以統體言此則又就其切要處言耳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上章言安靜以養微陽此又歷示以養之之道見無時無處而不可以養亦無時

無處而可以不養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頤象傳慎言語節飲食象傳語也真氏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傳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者蓋必已得其養而後可推以及人故也俞氏曰頤乃口頰之象故取其切於頤者言之充此言語之類則凡號令政教之出於己者皆所當慎而不可悖出充此飲食之類則凡財賦貨稅之入於上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悖入此人就上條中舉其至切要者言之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震驚百里二句震卦彖傳文也下乃解其意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其形似畢而不兩歧以棘木為之長二尺刊柄與末祭祀之禮先烹牢於

鑊既納之鼎而加冪焉將乃舉冪而以匕出之升於俎上鬯秬鬯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鄭康成鬱人註云鬱鬯者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鬯人註云秬鬯不和鬱者則是鬱者草名不和以鬱者則直謂之鬯言其氣調鬯也鄭司農及孔穎達則云鬯是香草愚謂後鄭爲是楊氏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手者蓋執匕鬯以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一鬯之外無餘物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誠敬所至而懼有所忘也上二條就處常言此則又就處變時言之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艮彖辭朱

子曰人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其背是止於所當止之所　據彖傳艮其止止其所也自解得分曉程子謂止於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愚按王弼謂背者無見之物無見則自然靜止程子之說蓋本於此

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

除階除也凡門屏之間曰除朱子曰程子所謂止於所不見者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不見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欲也不交於物者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只見道理當如此不見有己亦不見有人也易意

本是如此今從伊川說至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行其庭不見其人愈難通明道答橫渠定性書引其語却不差周子通書之說與伊川同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外物不接謂不見其人也內欲不萌謂不見其身也接語類或以外物不接數語為只說得靜時之止而朱子然之蓋接物而當於理欲之動而不失其正固無害其為止也觀彖傳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數語可見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遺書下同此為讀書講論者言之蓋古聖賢言語無非身心切實之學若不能操存涵養則無以有之於己而所以講論者亦只古人之說話而已謂於身心無干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

上去下學而上達也約約束也朱子曰反復入身來非謂將已縱出者收拾轉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也又曰亦非謂只收放心便了蓋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説只是守那死物事　朱子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求其放心句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李顒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曰上葉本有明道字　李顒字端伯緱氏人舉進士第元祐中為祕書省校書郎卒嘗記二先生語一編號師説伊川稱之盤沐浴之盤盂飲器文中子禮樂篇刻於盤盂勒

於几杖是也息謂靜時也有銘有戒統承左右起居二句而言　此一節言古人所以存養之道見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　陸氏曰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最為深切蓋所謂誠意正心者亦就處事接物之際而誠之正之焉耳明乎此而凡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夫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而以視聽言動實之亦此意

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此教以無事時存養之法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朱子曰李先生嘗言心中惡念却易制伏惟閒雜思慮乍往乍來相續不斷難為驅除耳

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

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曰上葉本有明道二字　朱子曰實指理而言蓋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如一泓清水有少許沙土便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所下諸本並無以字今從遺書增強上聲　邢和叔名恕鄭州陽武人此程子述邢恕之言如此亦不以人廢言也倦以氣而言無誠意以心而言接賓客就其事之最近者言之言語言之

問尚可見其倦
與無誠意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分音問中去聲　朱子曰全體此心謂此心不為私欲汩沒便是全而體之非更有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又曰此亦只為初學言其大概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止於至善處如龜山却是隨力量恁地下梢便都衰塌也又曰明道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源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而已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如云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明道語　徹上徹下言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自然之異耳元無二語見無別下工夫處

也朱子曰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朱子曰學者讀書須從自己日用躬行處著力體驗不可有少虧欠處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朱子曰栽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也　胡敬齋曰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存心之法雖借孟子之言其義甚精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

正也差初加反朱子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乃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又曰學者求無邪思當於正心誠意處著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無所施而所謂敬者亦不得其道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也故聖人教人必先自致知始　愚按明道所言思無邪當與毋不敬一例看皆在用功處說觀下循而行之諸語可見不必如朱子所分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見近本俱作自今從遺書及宋本此言敬而不和之病敬則此心常存必有所得不見得者謂不見有所得也若作自字便與下不安犯複矣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

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此明所以恭而無禮則勞之故私為恭者言恭乃人之私自為之而非其本然者也非體之禮言禮無形體可求故人為之恭以明禮之意然必循自然之禮以出之則自在也不為自然便是私為恭之恭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此又明所以能恭而安之故朱子曰學者初要持敬身心如何便得安須先有些勉強始得又曰著意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箇道理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

之也亦須且恁去樂音洛長張丈反恁女禁反恁如此也指上持字而言不可以持之太甚便放下手亦須且如此持守去也朱子曰整頓收斂固不無操持太甚之患然學者且當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條語類以為明道語如此者指上恁字而言孤謂所得孤單別無所有也德盛則不孤矣至於左右逢原則有隣矣與論語本文意別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樂音洛　此因學者每欲求中於未發之時故言此以見不必別求也敬則此心常渾然在中作主宰自不為事物所擾亂故云即所以中

伊川先生曰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微遺書註一作纂　司馬子微名承禎唐洛州温人開元中被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禄大夫謚貞一先生坐忘見莊子大宗師篇按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葉少藴曰子微作坐忘論七篇一敬信二斷緣三收心四簡事五真觀六泰定七得道又為樞一篇以總其要而別為三戒曰簡緣無欲静心且謂得道者心有五時身有七候一動多静少二動静相半三静多動少四無事則静事觸還動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謂之五時一舉動順時容色和悦二宿疾並消心身輕爽三填補夭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煉形為氣名曰天人六煉氣為神名曰神人七煉神合道名曰至人謂之七候道釋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慧為宗觀七篇序可見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

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數並上聲差初加反伊川語長安縣名今隸西安府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作一箇主怎生柰何葉本章首有明道先生曰五字若不做上遺書有心字翻車今農家所用以引水溉田者也按後漢書靈帝使掖庭令畢嵐作翻車渇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魚豢魏畧明帝時博士扶風馬鈞為園以無水灌溉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引水蓋今水車所自始也又爾雅釋器篇䍡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然則翻車固有二今觀所

言流轉動搖無須臾停云云則是謂水車也此極言作主不定之病

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

強如字須強上遺書有後字繫縛上遺書無所字且中下近本俱無字字　此又引張與司馬二公之事以明上文之意強把這心以下乃程子窮極其弊病以見天祺不思量事之非自然也為中所繫縛以下亦程子推言其弊如此也愚按天祺欲制其外來者使不以動吾之心溫公欲守其在中者使不為外物所動朱子所謂硬截死守是也　朱子曰如釋氏云如何是佛教人專在此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意

正如此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却倩別人來作主所以伊川云持其志且教人就裏面理會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間去聲羞惡之惡去聲使遺書作便　此因人心有善惡交戰之驗而示以定之法也兩此字並指胸中若有兩人四句而言交戰者見其不能自安於不善也戰勝則為善矣戰不勝則為不善矣此正要緊關頭持其志二語所以予以自勝之道也大可驗言大可驗其志之能持與否也心疾亦指首四句言也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明道語　寫說文謄移書也儀禮特牲饋食禮

卒筮寫卦漢書藝文志置寫書之官寫字之寫始此薛氏曰事有大小理無大小若於事之小者稍有忽略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故寫字事雖小而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不記事者心之虛也常記得者心之明也朱子曰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澶呈延反度音鐸澶州於石晉為鎮寧軍節度先生差簽書判官故在澶州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

不留於心可也　問佛氏但顧空諸所有固不是然明道謂心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筭康節數明日問之則已忘矣恐亦空諸所有意朱子曰此出上蔡語録只録得他自己意顏子得一善則拳拳弗失與孟子必有事而弗忘何嘗要人如此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惡去聲　此節申明不可不敬之意主心所以為心之主宰者也累繫累也物即事也無一物是合少得者則當即物以窮其理而順其理之所當然以應之不可惡其為心之累而欲一切屏棄之也惡字應上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之意而言

人只有一箇天

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按遺書或問人與禽獸甚懸絶矣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伊川答以固是而因語之以此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已當讀作人已之已或因以誤遺書註一作他與音預止於事者謂各隨其事之所當止而止之也止則不為他事所惑故心主自定己作惡者言四凶自己作惡也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

於事此節反覆申明當止於事之意不止於事則中無主宰而事物雜投如見他人之事而為之兜攬者言其不切已也不切已則必不能盡其事之所當然之道故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即事也則猶道也　問有事則止於事無事時何所止曰止於敬而已朱子謂靜時能存養則應接處始得力又不可以不知也　以上並伊川語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誠以待人則人無不感凡事上接下皆然誠以處事則事無不成凡在已在人一也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心主於敬則無復思慮紛擾自靜靜後而此心至虛至明與天地生意常相接故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萬物之生意無時間斷獨言春者以春則物生之初生意尤易見也詳見首卷萬物之生意條下　張氏曰明道書窻前有草木覆砌或勸之芟明道不可云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

小魚數尾時時觀之云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胖音盤中去聲　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之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强之異乎朱子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致而言也陳定宇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强拘束之敬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也又曰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已所獨知之地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

聖人修已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

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而達順朱子曰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皆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偽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又曰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

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人惟情慢故身心放逸而昏昧蔽塞敬則虛靜而自然通達矣葉氏曰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如郊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此便是自誠而明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今言軀殼也朱子曰但於應事接物時一一中理便是在也若只兀然守此心則是釋氏入定坐

禪一旦有事至於吾前此心便已放失問於未應接時如何曰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只外面有此隙便走了隙下近本並有罅字遺書同今遵宋本陳氏曰非是裏面本體走出外去只為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為所昏蔽此所以要操存涵養而不使有此罅隙以至走出之患也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朱子曰天理便是活人欲便是死如大學之有所憂患好樂皆滯於一隅也或疑主一則滯於一隅曰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此正是滯於一隅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間去聲天地設位句見易繫辭上傳朱子曰天地亦是有主宰方始如此變易無窮便是天地之敬問恐是說天地間實理如此曰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如此就人身上言

之惟敬然後見得理之實處流行不息敬纔間斷便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王伯厚曰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 朱子曰聖人本意言自然造化流行程子却借來就人身上而言敬則此理流行不敬則間斷前輩引經文多是如此如必有事焉孟子本謂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說自然道理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毋不敬說見記曲禮篇 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也愚按不妄思則心之所存無非天理不妄動則外之所為無非天理故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不要苦著力着力則反不是 朱子曰自秦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敬字至程子說得如此親切程沙隨猶非之以為孔孟無單說敬字者如敬親敬長之類不知修己以敬敬而無失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有親長時用敬則無親長時便不敬乎亦弗思甚

矣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當理而無私心為仁敬以直內則心無所容其私義以方外則事各當於理故曰仁也又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以敬直內便有正助之病故不直言以敬而義可見故不別言以上並明道語

涵養吾一也伊川語一不二不雜指心之本體言也有以涵養之而此心湛然虛明不至有昏昧放逸之患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明道語朱子曰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而此心不能無間斷矣又曰川流不息

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語類以為伊川語不有躬無攸利蒙卦六三爻辭也撓撓亂也了當猶言了辦也已未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為善事亦不過見事之善勉强行之終是為物所化是不免以天下萬物撓亂已也若能自立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朱子曰學者平日講究治國平天下之道却於自已身心全未曾理會得則是明德未明而欲民之有以新也無是理也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立箇心者謂敬謹操持不為事物所搖奪則自無紛

亂不能寧靜之患矣此上頭儘有商量者言可為學以進於道也　朱子曰學者求放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此節總以明閑邪則誠自存之意　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上言閑邪則誠自存此節見誠為人心之自然不假外求誠存則邪自無從入更無所用其閑之之功也孟子言性善如所謂乍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孩提知愛親稍長知敬兄之類是也皆由內出便是誠也

性善則自無有邪也動容貌以外言整思慮以內言敬勝百邪正見閑邪不必著甚工夫也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承上文敬字而言其義不之東不之西則不偏於一隅故云只是中不之此不之彼則不為外物所動故云只是內總以明主一之義朱子曰主一則所講底義理方始為我有不然便無安著處本註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按和靖自言初見伊川時教看

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寛因問如何是主一而尹氏語之以此

魏鶴山曰孔門説仁處大抵都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意極精自聖學不明率往往以攣跽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最為親切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邪使邪不能入則心自一矣然心一則邪自無從可入更無所事於閑也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奸近本作干古字通用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程子因門人有此疑故教之以整齊嚴肅使

有下工夫處也整齊嚴肅如正衣冠尊瞻視之類一專一也朱子曰主一如持其志閑邪如無暴其氣閑邪使邪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知指心之知覺而言與他處知字不同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朱子曰若未感時更尋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故說敬字又曰若把虛靜喚作敬則恐入釋老去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

絕聖棄知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此一節總以見思慮不能無之意絕聖棄知見老子道德經上篇坐禪入定見佛書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一節所以示學者以有思慮而不至於紛亂之道也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此又言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有主則實指理而言無主則實指私欲而言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

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焉於虔反此又以常情言之見心之不可無主以明上文有主則虛邪不能入之意心用於一事他事更不能入凡人類然但若心在此事或為此事所牽擾便無復湛然虛明之體此又不可以不審耳朱子曰或謂主一主事不同恐亦未然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若有所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愚按朱子謂主事即所以為主一與程子說小異蓋程子從常情之主事言之則主事與主一有別朱子直就主事之正理言之則主事即所以為主一二說雖異而其實相發明也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

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此節釋敬字之義以及其事也不敢欺以內而言不敢慢以外而言不愧屋漏又兼內外而言之也朱子曰無適者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問應此事未畢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曰須是一事畢又理會一事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陳北溪曰無事時心常在這裏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時心主著這箇事更不把別箇事來參插也是主一 真西山曰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也而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誠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謹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

但致敬須自此入朱子曰整齊嚴肅亦是如此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主於敬則惡念無從而入故曰便是為善朱子曰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孟子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求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致知格物為先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遺書慢下無者字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

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踞居御反緱居侯反間音閑敦下楊本無篤字久下一本無也字也遺書作矣　箕踞申兩足以手據膝形如箕也漢書張耳傳作箕倨曲禮坐毋箕緱氏宋縣名屬河南府熙寧五年省偃師入緱氏八年復置偃師縣省緱氏為鎮尹和靖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薛敬軒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也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所以流為輕佻浮薄不可救藥也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伊川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呂與叔患思慮紛擾程子告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因又以此為問而程子語之如此敬以

事言莊以容言嚴以法言三者亦非截然分屬蓋程子特各就其重者言之耳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蘇季明名昞武功人亦橫渠門人而卒業於程氏者元祐末呂進伯薦其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自布衣名為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樂音洛　朱子曰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語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呂學士謂與叔但按與叔於元祐中為太學博

士秘書省正字未嘗為學士疑學字乃博字之譌今中庸輯略作博士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胡敬齋曰學者做工夫不可太過太過反成助長如與叔所謂求見未發之中執而弗失亦是太過處雖橫渠不免此病如曰不舍其虛明善應之體之類是也羅豫章令李延平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李先生謂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陸氏曰朱子言敬每云略綽提撕蓋惟恐學者下手過重不免急迫之病故於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雖悔其始之辜負而服膺之然於觀之一字則到底不敢徇見於答劉淳叟諸書至觀心說一篇極言觀之病雖指佛氏而言而延平之言不能無病亦在其中此用力於敬者所不可不知也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

勉强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强區兩反中去聲　問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朱子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是涵養工夫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朱子曰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荅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

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愚按粹言作有物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朱子曰此語恐說得太過若云知寒覺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也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此承上既有知覺怎生言靜之意而言非以徵喜怒哀樂未發至靜之時也朱子乃謂於易卦當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而不得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此蓋誤以此為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故耳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所謂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

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便言止下近本無所謂止三字今照遺書及宋本增

釋氏為釋迦之教者定即前所謂坐禪入定是也萬物如喜怒哀樂之類皆是更互而出如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是也蓋人萬物皆備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當其可便是止其所也若心有偏重則因物而遷所以人多不能止也　朱子曰止於仁敬者靜也欲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端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

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問靜中有物者何朱子曰只太極也又曰此即坤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 朱子曰未發之時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則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持敬之功則貫手動靜之間而學者不可有須臾之間斷者也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昞同炳亦作昺必井反 麻謂苧麻也陸璣草木疏云苧一科數十莖宿根在土中至春自生不須栽種

一歲三刈故以為心亂之喻其餘如苘麻大麻之類則須種乃生又一科一塹一歲一刈便不得為心亂之喻矣

朱子曰修養家無者硬想成有參禪家有者硬想成無亦是專一方有功然彼所為却難今以人所固有之理而自求之却甚順而易　朱子曰此條是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答者之意亦未悉問者之情故其謬誤最多讀者詳之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此下二條皆答劉安節之問也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舍此皆是妄動　按周禮春官占夢一正夢二噩夢三思夢四寤夢五喜夢六懼夢心所繫著而夢周

禮噩夢以下皆是即樂廣所謂想也惟有朕兆入夢者周禮所謂正夢樂廣所謂因也程子特從而論其得失如此　朱子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觀周禮夢亦有官掌之可見愚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見其人亦必接其書信或人說及如此等便是正夢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蓋聖人志慮未衰天意猶有運轉故遂夢見周公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楊泳齋曰如高宗夢得傅說則自信而不疑營求於野而果得之常人人心須要定使他思心志不定雖有夢而不敢自信也

時方思乃是令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令人都由心謂心無所主宰也以心使心句所以明使他思時方思之意人心自由以下所以明令人都由心之意問以心使心句有病否朱子曰無病其意只欲此心有所主

宰陳安卿曰上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為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亦通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說見孟子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當敬謹操持不可妄有向往無暴其氣者如一語言一步趨安詳和緩以至喜怒有節之類皆是志不持則無以養其氣而氣不養則雖欲持其志不可得也故曰內外交相養也愚按敬以直內則志自持矣義以方外則氣無暴矣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功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論語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却可著力言猶可勉强也惟養乎中使自然順理乃為難耳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

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校校通　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以上並伊川語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　下同　皆是不仁原所以把捉不定之故也朱子曰人心本湛然虛定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朱子曰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愈以明無變遷之患而得愈以固故欲養其知者當思有以寡其欲也問既致知後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而不養固無以致知既知而失其所養則知亦不能以

無失矣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朱子曰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氣動志之一驗也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心須教由自家四百四病者地水火風四者各有一百一病合之為四百四病也說見佛書要看須教二字言當操而存之不可聽其出入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顥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扶溝縣名宋屬開封府時明道知扶溝縣故其門人多於此相從也朱子

曰亦是程子見人多閑雜思慮故教之收拾此心耳然終是小偏蓋道理自有動時有靜時學者不可不專於靜處求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亦是伊川經歷多故見得如此又曰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横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辯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說見論語勉勉工夫不間斷也循循有次序貌朱子曰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此無他知有致未致意有誠未誠也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此只說循循勉勉自然住不得但此關難過纔過得

則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漲船行更無着力處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

宋本與下分作二條但按下文人又要得剛句則此與下本是相承說自不得分為二今從近本併之　朱子曰客慮是泛泛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又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學者固未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多散緩時少便是長進處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

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語録下同 此承上節而言雖用心漸熟必要剛而後可以有為也不立如為外物所動皆是而喜怒為甚故下接言亦有無喜怒者如劉寬牛弘之類終身不見其有喜慍之色而卒不能有所作為故曰又要得剛蓋入於不立則守不定而回惟剛則守得定而不回矣無喜怒者或苦於進道之不勇而剛則進道勇敢矣末句勇即剛也兼不回勇敢而言變文言勇者固張子不敢以剛自居之意亦以發用處言也 朱子曰剛雖未必中道然終是有筋骨孔門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横流若非剛介有筋骨人定立不住又曰横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如此勇方做得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朱子曰横渠學力絶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謔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謔

則皆有心為之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朱子曰持守之要固貴此心常自整頓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大畜彖曰能止健大正也朱子曰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愚按學者見理不明則不知所止故無以有定而光明此大學言止於至善所以必以知止為先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

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動靜不失其時二句艮彖傳文也學者以下乃張子所以釋彖傳之意令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長張丈反此一節言今之學者不能時其動靜之病從學謂人之從己為學者也見他人擾擾初非關己之事也而已亦為其所動不能存誠養志以至於光明故曰所修亦廢此所以必行其庭不見其人而後可以止也　朱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者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放失則隨動隨靜無時不是用力處矣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仁之本言是乃為仁之本也

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閡礙同 孟子說 閡隔礙也不輕妄四句明敦篤虛靜四字之意此難以頓悟以下乃申明敦篤虛靜所以為為仁之本也盖不輕妄無所繫閡昏塞之為敦篤虛靜人猶或知之而敦篤虛靜之所以為為仁之本則非久於其道實有以體驗之於心不能知也張子引而不發亦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 以上並橫渠語

近思録集註卷四

# 近思録集註卷五

歸安茅星來撰

## 省察克治

性無不善而情之動則有不善故當省察而克治之而情不外喜怒哀樂愛惡欲其存之身也不外視聽言動而七情之發稍不中節便是過視聽言動稍不自檢便有過而其中有氣質之偏有物欲之蔽反其偏開其蔽以復其本然之善則此卷最為切要凡四十二條　按語類此卷作改過遷善克己復禮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

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朱子曰其字難通疑當作莫字今從之 朱子曰乾乾不息於誠便是修德之事懲忿窒慾是損卦大象遷善改過是益卦大象修德者必須如此而後能至於成德又曰是者指去惡進善而言蓋乾之體乾乾不息而其用則莫善於去惡進善也損益二卦大義亦莫過於此聖人作易之旨意深矣 朱子曰學者於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一一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

吉凶悔總不使有須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

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 吉凶悔吝句見易繫辭下傳

朱子曰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問上文所言皆自修之事此忽言動何也

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動上有此等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則無凶悔吝周子所以再言動也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遺文

見與張宗範養心亭說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仇氏曰孟子言寡欲從初學言之也周子言無欲從成德言之也葉氏不察以孟子指欲之不可無者故只云寡周子指欲之不可有者故必言無殊不知聲色貨利人心不可有之欲正由耳目口鼻人心不可無之欲不能節制以至於此也其為欲無有二也孟子亦正欲漸次克治歸於無欲而後已非謂欲不可無但可寡也黃勉齋曰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

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學者之所當察也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中應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蓋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外養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問克己工夫在內此言制於外何也曰制却在內又問此但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

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箴與鍼通俗作針

箴以鐵為之所以治病者也故有所警戒以自治其病者謂之箴服膺勿失說見中庸以上二節言所以作箴

由也乃四箴之序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內叶奴大切矣叶於禮切

陳氏曰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則隨物而應無有形迹也操而存之之要以視為準則而已蓋物欲之蔽交接於前則心隨之以遷故必制之於外使凡有非禮者不得以接於吾目而此心虛明之體自安而無所搖矣如是乃所以克己而復禮也至於用力之久無有間斷則自然誠實不待勉強乃所謂仁也輔慶源曰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纔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視為操心之則薛氏曰所謂蔽者非只

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問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却似與克伐怨欲不行相似朱子曰克己工夫其初亦須着禁制始得到純熟後私意自漸消磨去矣　愚按首二句以心之本然者而言蔽交於前二句則物欲累之而失其本然也制之於外句以功之當然者而言久而誠句則功夫之盡而各得其所當然也制之於外謂非禮勿視也内指仁而言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容其力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知誘物化本樂記知誘於外物至而人化物語沈誠庵曰人有秉彝二句是大概說知字方從聽上來蓋聲一入於耳則吾心之知遂為所誘而與物俱化矣亡其正者亡其秉彝之天性也知止有定聲來自覺善惡此心作得主宰不能

誘之也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内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曰物至則智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胡雲峯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云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内耳之聽在内故惟在内者知止有定乃可耳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静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好如字叶去聲易道並去聲宣布也發發言也矧况也樞戶樞機弩牙戶之闔闢由於樞弩之張弛由於機人之吉凶榮辱由於言故以為比易繫辭上傳

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戎兵也好善也惟口出好興戎見書大禹謨篇道言也非法不道見孝經卿大夫孝章訓辭即指非法不道句而言　朱子曰人心之動八句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四句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徧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沈誠菴曰易煩之病在已故支誕以損其德肆悖之病及人故違忤以反乎已呂涇野曰如在官言官在朝言朝或言及之而不言言未及之而言未見顏色而言皆是非禮處推此類可見胡雲峰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行去聲　文集　幾猶幾善惡之幾惟哲人有以知之而念慮

所動必一於善而無有不實也若志士則當於其行而厲之而凡有所動作必一於善而無敢有失也克能也克念書多方篇所謂惟狂克念作聖也戰兢詩小旻篇所謂戰戰兢兢也戰戰恐懼兢兢戒謹克念戰兢並承造次言言雖造次之頃而克念戰兢不敢有忽也克念以誠於思言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 朱子曰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當為與不當為志士須於事為已著方見得又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便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又曰順理則裕二語是最緊要處此是生死路頭陳氏曰循天理之公則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愚按非禮不動便是順理從欲則非禮而動矣禮者理而已從欲惟危以上見動之不可不謹也造次克念二語乃為學者言所以存理遏欲工夫也克念則動於心者無不實戰兢則動於身者無不謹內外交致其力

也陳定宇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明道曰祇與底通用至也俞氏曰初居震動之始方動即復故曰不遠而復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惟聖人本非有失自無有復下此則不能以無失但復之有遠近不同耳失之而復自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此以上明初爻所以為復之不遠而不至於悔者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

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見繫辭上傳形顯謂形之顯著也敬軒薛氏曰不善之端不待應物而後見如静中一念之薄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信君子所以貴慎獨也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中去聲此以上因繫辭上傳夫子之言而釋之以見必如顔子之學明且剛而後能是有不遠之復也以上初九爻傳

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知不善明也速改以從善剛也此三句初九象傳尹起莘曰仲虺善成湯之德以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為

首稱蓋過者人所不免惟能知之而速改之乃其所以為賢也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治平聲下同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為象四方為外居邑為內伐邑以象內自治也厲嚴厲也剛極謂以陽居上也進極謂在晉之終也問本義以為伐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朱子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耳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於宋本作所以令從易傳朱子曰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

〔有此吝耳貞吝之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彖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愚按宮室飲食固人生日用所不可無而刑罰征討亦國家治道所不可廢者然其末流之過至於窮奢極欲任酷吏好遠畧其害有不可勝言如秦始隋煬以此亡國殞身然則天理人欲之間其始甚微其終則〕

不可救學者顧可以不謹乎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呂本爻象之詞在則離道矣下夬九五曰夬上有故字下有之字夫子於此二句在末作結無傳曰二字莧許戰反比音避　莧陸本義及程傳並云今馬齒莧孔疏引馬融鄭玄王肅並云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為一唯董氏分為二而朱子發因之然語類亦有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之說未詳孰是本草

謂其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蓋其類難絶故取為象九五切近上六之陰昵於小人者深故曰心有所比然為決之主其義不可以不決故曰以義之不可而決之又九五陽剛其力尚足以決而居中處正又不為過暴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有欲指心有所比而言所以未得為光大也如宋神宗以人言而罷王安石不久復用正坐此病　有所比則心不正以義之不可而勉强決之則意不誠　朱子曰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彖傳兌下坎上為節兌說也坎險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則不能進故有止節之義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九二以剛居柔

在節卦是為不正之節也剛中正謂九五也嗇節於用二者程子亦偶舉以見意耳他如待人之節而失之薄處已之節而失之固皆是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為仁下宋本有也字　經說　說見論語朱子曰克已者從根源斬截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之使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又曰學者見有不善處便須剗去若只是遏之使不行此根常留在裏便不得饒氏曰拔去病根其道有二乎時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治此勇猛決去法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

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長張丈反分音問別必列反遺書下同　客氣者血氣也以其非心性之本然故曰客氣知得客氣知字要體認蓋義理所得漸多則志氣清明稍有客氣便自知覺不為所用事矣　朱子曰初學者只要牢劄定脚跟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漸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伊川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按遺書當是伊川語舊本作明道誤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祛丘於反歐同從示與從衣者別　祛攘却也不能祛思慮是病吝乃其致病之本也吝則心胸狹隘私

意纏擾故無浩然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氣剛而不能以自制則易怒氣柔而不能以自勝則多懼惟克己則意氣自消故可以治怒明理則事至不惑故可以治懼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下宋本無相字箇上葉本無他字按遺書有相字他字　堯夫邵氏名雍河南人後賜謚康節他山之石二句見詩小雅鶴鳴篇此程子述邵氏之言如此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

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故明道教之以此蓋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皆當如此問習在危階上行亦此意否曰此却分明是危只教習使不怕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愚按遺書人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與此可參看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分音問 朱子曰恕本取義如心謂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故但可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也漢光武謂郅惲善恕己量主范忠宣公亦謂恕己則昏後世循習因以寬貫為義非其解矣愚謂程子平日解恕字最分曉此云恕己疑紀録者之誤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則於自己職分必不能盡故不可

任以職分

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舍並音捨舍已從人說見書大禹謨及孟子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

九德最好臯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見虞書臯陶謨篇朱子曰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問而下一字便是工夫否曰然陳幾亭曰寬柔愿擾是沈潛下四者即剛克之法亂直簡剛彊是高明下五者即柔克之法陽數常勝故陽五陰四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此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朱子曰飲食衣服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即此是道則又與龐居士運水搬柴神通妙用同一般病痛又

曰須看著此私各心字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隠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好去聲易音異復扶又反見謂見田獵者未也指不覺有喜心而言　朱子曰人當以此自檢點須見得明道尚如此則在我者當益加操守不可以此自恕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道者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者也有身則不能以無欲欲動情勝而去道也遠矣　愚按私即身而具非從外至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理字可玩惟其為理之自然所以修之最難

稍不自檢則流為人欲矣問此為理之自然何也曰飢飽勞逸身自知之而於他人則不之知也喜懼愛惡身自知之而於他人則不之知也惟其如此故有身便有自私之理而與道難一是以君子必盡己之心而推以及物庶幾心公理得而道可一也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朱子曰固不可常在胸中為悔然若竟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便休明日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酌中的道理曰不可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也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以上並伊川語　輔慶源曰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皇則用力難矣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說見孟子　陳定宇曰

程子深贊子路欲學者師之以修身補過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

伊川先生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到下呂本無言語字方上宋本無變字疑脱去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録有怒甲不遷乙之説是否

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説得麤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易並音異甲乙設為彼此之辭也古人於事理難明或衆説紛紜者往往假托甲乙丙丁如韓非子罪生甲禍歸乙關尹子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是也麤謂不得其所以然而率口道

之也須看因何二字許魯齋曰不遷怒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與音預好惡並如字此以下皆反覆明不遷怒之所以為難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者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義理下呂本無者字遺書同怒於室句見春秋左傳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

子之語原文作室於怒市於色杜註謂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也韓策周最亦有此語蓋當時方俗言也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見人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見人從宋本葉本呂本並作今見遺書作今人見有奉下葉呂本並有他字　役猶使也用也物如喜怒之類皆是見有可喜之事便為喜所動如屐齒之折是也見有可怒之事便為怒所動如機杼之撥是也見可喜可怒之事而動如追隨其後而奉承之自家全不能作主宰故曰陪奉止水言物來畢照而水未嘗有物以喻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也　此又言常人之情與聖人所以不同者如此朱子曰明道謂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為學者理未甚明者言之耳若顏子分上不消如此說只是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

人之視最先非禮

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

說見論語　愚按洪範以人生本然者而言故先貌次言次視次聽夫子以日用當然者而言故先視次聽次言次動猶易八卦方位之有先後天也獨不言思者蓋說一非字勿字而思已立於其中亦猶四端不言信之意饒雙峰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畧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　或問此亦與五行之數合乎曰眼主肝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言發於氣屬火朱子於書洪範篇已言之矣唯動不言要之水動物也則動之屬水明矣按五行傳以五事分屬木金火水土其次第頗與此相符蓋亦主相克而為言但如書六府水火金

木土云云皆自上克下此乃倒相克自下克上耳蓋五行傳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則貌言視聽思乃為下克上也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　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録於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　尹和靖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令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没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也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處上聲　言聖人責己之所以感之者每處其多而責人之所以應之者常處其少亦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　責己處多則德愈修責人處少故人自服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相別下諸本無又字今從遺書及宋本增矜下宋本無字字遺書有子細檢點得來句病痛盡在這裏句姚本於點字句得來病痛句非進下宋本無處字 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張氏曰今人纔有意為學即有一種抗顏為人師之氣威儀容貌已全不似學者此當入驕字罪過而不止如上蔡所云矜字也如此則讀書說道理適以長傲而已長傲必飾非難以言學矣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時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顥道在

坐公揆不語程子指顯道謂之如此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此馮忠恕所記尹氏語如此

明道先生曰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者下宋本無亦字遺書有此因論語夫子之言而發明之如此以見學者當自勉也薛敬軒曰不獨見當時之人當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耳湛牀減反舌呂本作口屬之玉反厭于兼

反又如字喪去聲 正蒙下同 屬厭而已見左傳屬足也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問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然 愚按口腹三句申明攻取氣之欲亦以見人之所不能無也屬厭二句言君子不以口腹鼻舌之欲而失其湛一之本然也不以小害大二句又申明所以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之故也朱子曰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若貪口腹不當食而食便是人欲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

纖細也成性猶習與性成之意惡不在大自念慮之微以至於一言一動之細稍有未善處即惡也惡無纖而不除則日用隱微無不一於善而性之本善者斯以成矣然雖纖惡必除而苟察之有未盡則雖其所作為未嘗不出於善而小過不及之間或未盡當焉而不免有所麤矣 朱子曰善斯成性句有語病似性本未

善必知此而後善成性也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好惡並去聲下同人能惡不仁則省躬克己惟恐有失故不善未嘗不知不然則不仁之端且有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而不自知者矣故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此中明上節之意善謂好仁也好仁有善善之意故以善言義主於斷制故必惡不仁而後有以盡義是謂惡不仁也惡不仁得是非之正故以是言仁主於樂善故必好仁而後有以盡仁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此君子所以責反求諸已也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不尤人則必能自反而愈修其德故曰學之至有潛心

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樂音洛　潛心於道者義理之良心也他慮如出見紛華而悅之類氣即所謂客氣也舊習亦此氣之習熟者也脫灑脫然無繫累也猶言除去也樂於舊習言以此為樂雖明知其無益而不能以除去也是故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朋友之來古人上近本無是故二字今從宋本增　論語說　常使心在於此則不為他慮引去矣

矯輕警情語錄下同　輕則不能厚重以自持情則不能振作而有為二者為學之大患故必有以矯之警之而後可以進於學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

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好去聲欲或作慾　首二句禮表記篇夫子之言下三句張子釋人之所以失其所好之故也能好仁則當其所好而仁可成矣人皆反此而失其所好仁之所以難成也蓋學莫大於求仁而有利欲之心則不能矣故曰與學正相背馳陳氏曰仁之難成私欲間之也私意行則所好非其所當好矣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去上聲行音項　視國君不離紳帶者如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

視五步及士相見禮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
面之類皆是張子蓋亦約畧言之耳客氣說已見前剛
行剛强貌堂堂乎張也二句見論語不必避他人之言
以為柔弱者蓋人多於此致病故先以此破其疑也張
子於畏人非笑嘗再三言之意可見矣古之學者言動
舉止皆有節制而視最易忽故又抽出言之玩至於字
亦字可見見無在而可苟也末又引曾子之言以證為人剛行終不肯進之意蓋目者人之所
嘗用且心常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
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
信見音現此一節明膽視亦有節之意試之者欲其反己自驗而有以知其誠然也人之有朋
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令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

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不為之為去聲 下視柔心接物皆然此又於其中抽出朋友言之今之朋友五句所以極言為燕安而取友之病以見非下視柔心不可之意主敬又下視柔心之本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温柔温柔則可以進學此又引夫子之言以明當下視柔心之意温柔則心虚志遜而可以進學其不然者反是 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之篇引此以見温柔之得益也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

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長並張丈反下同只為之為去聲下只為同子弟宋本作弟子　世學不講謂今之世為學之道不講也子弟之事如灑埽應對進退之類皆是病根即驕惰也為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禮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有官長下宋本無則字宰相下呂本無則字喪去聲　此本上文之意而推言之正見其病根隨所居而長也居居處以地而言接交接以人

而言

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此又結言克治之道蓋義理常勝則病根漸去自不至隨所居所接而長矣　上章言學者貴於柔順謙和此又就不能柔順謙和者推其病根以窮極其流弊也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此條近本無之楊亦併前條失去今照宋本增

又採此條以發上條末二句未盡之意意不過謂心有所未安也為一事而心有未安則當以類而推凡心之有所未安者皆不可以苟為也事事如此周詳審慎自無有所不善者矣若以意所便安不復求進則天下之事皆視為不甚經意而有所不為矣故曰百事廢　以上並橫渠語

近思錄集註卷五

# 近思録集註卷六

歸安茅星來撰

齊家之道此以下即大學新民之事也而此卷則論齊家之道於父子兄弟夫婦以至睦族䘏孤之道無不具焉凡二十二條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為己之學也為去聲經說說見論語此為後世之教子弟以文者言之文凡詩書禮樂射御書數皆是亦非後世之所謂文也然且必待力有餘而後學焉則其教之先後緩急蓋可見矣愚按弟

子之職既修而不學文則為子為弟之道必有所不明而所以修弟子之職者亦苟焉而已又不可以不知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

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易傳下同師九二傳說見孟子同氏曰曾子嘗芸瓜作羹家故貧窶乃每食必有酒肉又其父子性情各不相似奉事甚難且觀曾皙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羣引類以為常兼其所與未必一一為曾子之樂與而能先意承順終身不變如此此可以為後世法矣

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至程子方看得可也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九二傳幹母之蠱不可貞爻詞也下則程子

所以釋之者如此九陽剛而二居下上與六五為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在上陰柔之事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二巽體而處柔於順之義為多葉氏曰人子事親當以承順為主而婦人柔暗尤難以遽曉苟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之君義亦相近也將承從易傳呂本作相承剛陽謂九也伸己剛陽之道則是貞也貞則矯拂而傷恩矣以釋不可貞之義屈己下意謂下卦也巽順將承謂巽體也末又從事親推廣言之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

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此上三條論事親之道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卦傳或問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新安陳氏曰臯陶謨惇叙九族惇者即此所謂篤恩也叙者即此所謂正倫理也惇叙二字盡齊家之道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家人六二傳此指初三上三爻而言也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以私愛而失其正理矣此天理人欲之閧正宜審慎王巽卿曰彖傳

謂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蓋父道固主乎嚴母道尤不可以不嚴猶國有尊嚴之君長也無尊嚴則孝敬衰無君長則法度廢故家人一卦大要以剛嚴為尚　引此以足上條之意

家人上九爻辭

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怨而不服

身下宋本無也字　上九象傳此承上條而言治家固貴剛立而又必以正已為先也趙氏曰爻于初言閑三言嗃嗃上言威聖人慮後世以為威嚴有餘而親睦不足故特釋之以反身見非嚴厲以為威也朱子發曰威非外求反之於身而已後世不知此義或身不正而尚威嚴則父子相夷愈不服矣安得吉　此上三條統論治家之道王伯厚曰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于反身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

以媟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媟音屑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此為婦人而遇夫之不良者言之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則是女賢而配不良者也五雖不正而動於悅二能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　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非獨有忠臣義士亦由有賢后妃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婦之助如此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易音異遺書下同上條言夫雖不良而女能自守其幽貞為不失其常道故復錄此以見當慎擇於始也壻之行見乎外故易見婦則無事可

見故難知　愚按今之擇婚以富貴貧賤為主而男女賢否往往置之不論甚有明知其不賢而以其家之富貴或聘財資裝之豐厚勉强俯就是自誤其子與女也且富貴無常而男女之賢否已一定而不可移易矣可不謹哉袁氏曰擇壻擇婦固不可忽然又須自量自家子女如何若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至有不和而生他事者又不可以不審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為樂之樂音洛父母俱存曰具慶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行去聲　行狀者伊川先生所以狀其兄明道之行者也詳見末篇盡性至命說見說卦傳

伊川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

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般同班葉本般下無事字　朱子曰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工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為仁之本非謂孝弟便是仁但為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　如灑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伊川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

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不起上遺書有是字第五氏倫名字伯魚漢京兆人仕至司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事見後漢書列傳朱子曰只就理所當為處便為若又怕人道如何此却是私意但倫見得此意已大段會省察也　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間去聲下同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見檀弓上篇欲視之猶子程子所以釋禮之意也　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

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見孝經聖治章此兩節總以明已子與兄子一體之意不得有所異同於其間也

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

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妻並音娶至公上葉本無自字自下遺書有是字稱去聲　此又借孔子之事以明避嫌不可之意事見論語　朱子曰避嫌自是不可然亦有理所當避者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之類豈可不避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取並音娶　此言孀婦不可娶也

又問或

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怕普駕反怕畏懼也此言孀婦不可再嫁正以見其不可取之意蓋孀婦或有藉口寒餓故程子言此所以極言節之不可失也　朱子曰夫死而嫁固為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故為之制服以處其子而母不得與其祭焉其貶之亦明矣愚按周禮媒氏中春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註司察也無夫家謂鰥寡者小司徒註夫家猶言男女也賈疏夫丈夫則男春秋傳曰男有室女有家婦人稱家故以家為女王氏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固女子之節然苟盡責其如此則失所者必多且非貞節之人徒使之不嫁以避失節之名則其陰至於敗俗必有甚者故聖人特於中春創為會無夫家者之法以待中人其娶之者亦孟子所謂娶妻非為養而有時乎為養也

明道曰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　父兄之於子弟皆不可委之庸醫是兼為父兄者言之也而人子事親尤不可以不謹故下句專就人子言之　程長年曰醫不可不知但不可行行醫即近利熟於世法人品心術遂壞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恭叔名行己永嘉人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為也其行實見伊洛淵源錄　按禮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朱子曰行弔而遇酒食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

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或不之或葉本作我食並音嗣二下呂本無子字不為己子之為去聲 不得已者如晚年得子或母有疾之類然則世之非有不得已而買乳婢者固非矣 楊誠齋夫人羅氏生四男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此可謂得伊川之心者矣葉氏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蓋如此愚按禮內則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乳婢固於禮有之也但當曲為體卹如程子所言耳

先公大中諱珦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

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官小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大音泰珣許亮反從才仲反下從叔之從同太中宋寄祿官名元豐定官制以太中大夫換諫議大夫伯温以太中大夫致仕太中舊名温字君玉既登朝後改今名任子猶今所謂廕生也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朱子曰理固如此但此此亦人所不能盡者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娶侯

氏處家傳作語令平聲下同熉音郁熉煖也以工言太中公之德詳見太中家傳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孤呂本作姑誤侯夫人潤州丹徒縣令諱道濟女太原盂縣人稟受命也如商書稟令左傳稟命是也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撲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笞丑知反扑從手或從木作扑誤古通用撲箠擊曰笞

杖撃曰扑今則以為扑責之通稱應劭曰楊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聟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盜罵奴婢之醜稱也今則以為奴婢之通稱大謂年之長大也對上小臧獲小字而言

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寛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為去聲下為之同　六人者長應昌次天錫纔五韓奴六蠻奴並天並明道伊川為六也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

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踖仆同芳故反絮敕慮反即呂本作皆家傳同稱去聲長張丈反下同飲食置之坐側者言每當飲食時必使侍食於坐側以便教導之也絮羹謂羹無味而就器加以鹽梅調和之也曲禮毋絮羹鄭註絮猶調也　按朱子與張敬夫論胡文定家程集之誤云如嘗食絮羹叱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理據此則即字當作皆為得然愚以謂叱工無皆字亦未至不成文理依此作即字亦未為不可不知朱子何見而云然也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遊雖居貧

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稍蘇老反助也稍漸也右
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閤古沓反與閣別好去聲文集
古詩未詳誦古詩家傳作教以古詩則知夫人之淑德所得於庭訓者深也記曲禮女子出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閤爾雅釋宮篇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　以上言侯夫人之德詳見上谷郡君家傳　此編皆文集居先而此獨在後者蓋以是章乃統叙治家之道凡事上撫下睦族卹孤之道無弗具焉故繫之此也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行狀　事親謂事生者奉祭謂事死

者言皆不可不親致其誠也　按先生之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而因自言如此　呂滎陽曰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之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蓋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為去聲嚚音銀惡去聲見事親非有甚害理不可從者必當曲為承順而不可輕為矯拂也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為

而不易則亦不安矣强上聲易音異 橫渠雜說 故舊所喜謂故舊中所喜者 此承上順字之意而申明之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好去聲工不要相學之相呂本作厮蓋長安讀相為厮思必反亦通作厮又音斯 詩說下同 斯干小雅篇名式語辭好和好輟止也已施之而已言當自盡其道而不必計人報否也朱子曰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恭其兄兄不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友但當自盡其友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却不友其弟弟不可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當自盡其恭而已如冠萊公撻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

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　張氏曰此本非正解朱子既載入詩註又於小學近思錄載之其示人之意切矣葢兄弟相謀自非至不令者未忍出此唯施報相學常情類然不可以不謹也愚按張子亦第就斯干之詩言之耳從此類推則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良婦不可以不順亦各自盡其當然之分而已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葢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說見論語此引夫子之言以見正家為急不從此行三句接上是字之意而申明之至親至近三句又明所以不從此行向前推不去之故也　張氏曰古人凡事謹小愼微家庭間尤為緊要能於嫌隙幾微處潛消默化不使積漸而長則善矣

婢僕始至

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至下呂本有者字語録　此并及教養婢僕之法蓋一家之中必使婢僕下人皆得其道而後可以為齊也末又就工文推廣言之　以上並横渠語

乾隆御覽之寶

近思録集註卷六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　楊世綸

謄録監生　臣　田安仁